

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

王安忆 著

窗外 与窗里



广州出版社

王安忆

窗外与窗里

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窗外与窗里/王安忆著. 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 2001. 8
(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/王巨才、张曰凯主编)
ISBN 7-80655-224-3

I. 窗… II. 王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5689 号

窗外与窗里

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510121)

广东省高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地址: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七路 7 号 邮政编码:526020)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20.5 万字 印张:11.375 插页:2

印数:1-6000 册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品 人:黎小江 责任校对:蚊燕娟

责任编辑:余正平 装帧设计:流 野

发行专线:020-83781097 020-83793214

ISBN 7-80655-224-3/1·31

定价:20.00 元

前言

摆在读者面前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的五部散文精品。茅盾文学奖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奖，这五位女作家曾经先后以她们的鸿篇巨制获得这一殊荣，并在读者中享有广泛的赞誉和影响。其作品分别是：张洁著《沉重的翅膀》（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）、凌力著《少年天子》（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）、霍达著《穆斯林的葬礼》（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）、王安忆著《长恨歌》和王旭烽著《茶人三部曲（1、2）》（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）。无疑，作为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，这些鸿篇巨制将长久地矗立于民族文化的璀璨殿堂。

然而，五位女作家既是小说大家，又是散文写作的里手。她们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散文、随笔佳作，深得读者的青睐。此次我们编辑的五部散文集——张洁著《此生难再》、凌力著《蒹葭苍苍》、霍达著《天涯倦客》、王安忆著《窗外与窗里》、王旭烽著《香草爱情》，就是遴选她们近些年来创作的散文、随笔精美篇什，集结而成。

五位女作家的散文集，题材宏阔丰富，形式散淡不拘，旨趣高远，文采华灼，或于沧桑变幻的时代大潮中，摄取闪光的心灵，采撷带露的花蕾；或于漫漫岁月征途

中，记录下春华秋实，人生百味；或于怀古追史的幽思中，抒发胸臆。作品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、人生感悟，且经久久沉思而后成文，于是又有了作品意蕴的升华、思想的闪光。它们所带给读者的是无尽的事省悟、人生启迪和心灵的陶冶。

散文是作家心灵的窗口，五部散文集不但内涵充实，而且情深意切。无论是写人、描景、状物、叙事，皆有所思有感而发，为时、为事而作，字里行间无不情感四溢，抒发着作者真挚的情愫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五部散文集也可看作是五位女作家心迹历程的描绘。女作家笔墨细腻隽丽，而每篇作品从总体的立意谋篇到局部的遣词造句，又无不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。她们情态各异、卓然不群，或是质朴的叙事，或是绮丽的章句，或是幽默的讽喻；或象征，或议论，或抒情……千般旖旎，尽涌笔端。读者在阅读中自会体味到篇篇美文的蕴藉之美，文采之美。

著名文艺家高占祥、著名散文家袁鹰欣然出任丛书顾问，张洁、凌力、霍达、王安忆、王旭烽五位女作家倾力支持，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。

期待着读者的教正。

编者

2001年7月14日

2006

平而音已。所以无论地如何改变自己。无论地或在地何之间的位置。
 我们都可以听出这是地的声音。地永远是那样生息。更有一切。地与她所孕育者。
 一而为之。而一。那永远是声音。一个尖叫声以及尖叫声。这是一幕不可言喻的
 过程。我太急于表达我的想法。因此它是传递性 传递性 传递性 传递性 传递性
 了。明显是。地永远生了。我只是想用来说明我们的困境。我的消失。

[illegible]

这种消失都是融入的表象。似乎是融入国际化的生活，进行一个高
度的总结，是特别令人开心的景象。然而会有时候，你到了外地，却有一种
陌生感，你感到一种陌生感。这种感觉，其实是一种陌生感。这种感觉，其实是一种陌生感。

A color portrait photograph of a woman with dark hair pulled back, wearing a white short-sleeved shirt under a dark vest with white polka dots. She i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with a white lattice railing and green foliage in the background.

王安忆

1954年3月生于南京，

1955年随母到上海定居，

1970年赴安徽五河插队落户，

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任乐队演奏员，

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福利会

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，

198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，

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，

1987年应聘上海作家协会专事写作至今。

1977年发表作品，

写有短篇小说六十余篇，

中篇小说三十余篇，长篇小说七部，

散文、论述若干。

其中《本次列车终点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，

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获全国中篇小说奖，

《叔叔的故事》获上海中篇小说二等奖，

《长恨歌》获上海文学艺术奖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

部分作品有英、德、荷、法、捷、日、韩等译本。

前言.....	1
---------	---

第一辑

绿崇明.....	3
残疾人史铁生.....	6
送君送到大路旁.....	10
从何而来，向何而去.....	13
搬家.....	24
办公室的回忆.....	38
过去的生活.....	41
徐州站.....	45
回忆文学讲习所.....	49
不思量，自难忘.....	66
街灯底下.....	69
女性的脸.....	73



出巡回来乐遥遥·····	76
上海是一部喜剧·····	79
少小离家·····	83

第 二 辑

女作家的自我·····	89
艺术的边界·····	98
充满梦幻的时代·····	101
我是一个匠人·····	106
生活的形式·····	112
两篇小说谈·····	115
“三恋”序·····	117

第 三 辑

六月的故事·····	123
柏林的空宅·····	143

年轻人·····	156
巴伐利亚·····	172
鲜花和墓地·····	185
月亮，月亮·····	191
中国餐馆·····	210
漂泊的语言·····	225
波特哈根海岸·····	242
墨尔本行散记·····	249
正是江南梅雨时·····	273
窗外与窗里·····	283
市民·····	292
台湾的好看·····	300
台湾的小众·····	303

第 四 辑

洗澡·····	311
爱情的故事·····	315



预备委员	334
翻译《蛇》	341
附：《蛇》	344

第一辑



绿 崇 明

潮涨时分，船接近滩涂，起了风，
浊黄的浪一块块，一条条，叠着过去，
滩涂上的芦苇横割在苍茫水天之间，江
鸥飞翔。这大约有些像远古时期的景
象，江心还没有呈现陆地。

崇明真的是有些古意的。走进去，
那一种绿，层层叠叠，一进又一进，一
重又一重。壮硕而且肥厚，绿得有些蛮
荒气。空气又是湿润的，潮气像雾一样
漫着，肉眼都可看见，面前移来移去，
也有着蛮荒气。

吃的，多是草本食物。老玉米，粒
头硬实，排得紧密，咬在嘴里，意想不
到的饱满有汁，有一股草木的清甜。还
有香酥芋，个头很大，看来粗放得很，

烹制又很简单，无甚作料，带皮煮熟而已；吃来竟十分细糯，既没有水渣，也不噎喉；一种香也是粮草的香，质得很。再一种吃食，大约是出于灾年里粮荒的经验，却相当别致，就是草头饼。草头本是肥田的青料，嫩头也可尝鲜，是野菜的风味，和上面，做成饼，草香和着面香，苦中有甜，还带着些糙，便爽口了。崇明还敢吃河豚鱼，杀洗得干净彻底，一百个保险，是踩着先民们的尸骨走过来的食法。

崇明的话，虽听不太懂，但经人讲解，却发现存留着些古音。比如“恁”字，是常用的，“恁”样的什么什么。形容人聪敏，是说“黠诈”，相当文面；笨则是“捂”，“捂”这字就有些乡风了，简约而形象，定是用“开窍”的反义。最著名的是“哈”这字了，江对面的上海，用双关语“崇明蟹”来称崇明人，其中一关是指崇明出蟹，“蟹”字在沪语中念“哈”，另一关便是指崇明语了，管“啥”叫“哈”，“干啥去了”说做“干哈去了”。在我曾经居住过的北方古城徐州，也有把“啥”说成“哈”的，但渐渐演化，向普通话靠拢，就不大有人说了。大约“哈”是从“何”来，这就有文言的意思了。

崇明的人，古风淳淳。找一只船，带我们看滩涂，船长、舵手、水手、厨子，一律男性。多是中等的个头，不胖，黑，动作敏捷，在摇摆和逼仄的船上，灵活地上下走动。那厨子围着一条白单子，两腿略叉开站立，煎、煮、炒、炖，大把下料，大瓢舀水，热火烹油，轰轰烈烈，脸上一直带着恳切的微笑，显出对自己工作的满意。船上放

下汽艇，两位水手带我们在六级浪中驶向滩涂。汽艇在浪中穿行，忽而高，忽而低，船上的人都挤在舷边，挥手呐喊，让我们回航。那厨子挤在最前面，也跟着跳脚摇手，直等我们重又上船，才又回灶前忙碌。等舱内摆开饭菜，七大盆八大碗地上来，没吃几口，我们便一个个晕了船，现世地放倒了。有睡到船员铺上的，有到甲板上吹风的，蜡黄了脸，说不出笑不出的。那厨子这时捧了碗吃饭了，一边欣赏我们的晕状，满面笑容。他将肉骨头啃得咯吱地响，有味地咂着嘴，将骨头吐进滔滔江水。他握筷的手势很特别，是用中指以后的两个手指和拇指，中指和食指则张着，形成“钳”和“夹”姿势，也是有些旷野的。

江风中昏昏地望出去，船一起一伏，远处的崇明一隐一显，正应了“崇明”这两个字的原意：“崇”是高出了四方的状态，“明”即是光明。想这“光明”并不止是亮，还有绿的意思吧！

1999年10月26日 上海

残疾人史铁生

多年前，第一次去看史铁生。曾经为之做过长久的准备，首先是读过他的好小说，尤其是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，再是听人叙述他坎坷的经历以及他的为人，然后就与他开始了通信。他的信写得很好，以那种简单明白的语言论及小说的艺术。这一切，都使人对他怀着神圣的想像，觉着自己的凡俗。其实，在这一切之前，我是见过他一面的。在1980年时，文学讲习所里，有朋友推他来听课，我们还握了手。印象是模糊的，觉着似乎是一个腼腆的青年；还有就是，他坐在轮椅上，那轮椅显得空落落的很大，等再次看见他时，他已巍然将那张轮椅坐满了。